



正義曰括地志云韓原在周州韓地縣西南八里又韓城在縣南八里古韓國也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采於韓原地城也

史記卷四十五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

原曰韓武子。

索隱曰按左氏傳云邗晉應韓武之穆則韓是武王之子然詩稱韓侯出祖則

是有韓而先滅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封于韓原

即今之馮翊韓城是也然按系本及左傳舊說皆為

謂韓宣子能修武子之德起再拜謝曰自桓叔已下

嘉吾子之賜亦言桓叔是韓之祖也今以韓侯之後

別有桓叔非闕曲沃之桓叔如武子後三世有韓厥

此則與太史公之意亦有違耳 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華城今俗名馬華城在濟州平陰縣十里

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州武德縣本周司冠蘇念生之州也

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卻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于鞍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索隱曰宣子名起州今在河內是也

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索隱曰系本作平子名頃宣子子也又云景子居平陽宋忠曰今河東平陽縣貞子卒子簡子代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索隱曰按系本有簡子名不信莊子名庚趙系家亦有簡子名不佞也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索隱曰康子名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索隱曰武子名啟章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索隱曰紀年及世本

平陽在山西正義曰平陽晉州城是

皆作景 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

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

卒子列侯取立索隱曰系本作武侯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

累徐廣曰六年救曾○索隱曰戰國策作殺韓傀高誘曰韓傀俠累也九年秦伐我宜

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索隱曰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

侯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

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

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

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索隱曰紀年魏武侯二十二年

都因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入于鄭是韓既徙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六年韓嚴弒其

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索隱曰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

若山立即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堅也懿侯二年魏

敗我馬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澮徐廣

日大雨也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

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宋六年伐東周

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

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索隱曰姬亦作玆姬是韓

大夫而王邵亦云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

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

屈宜臼許慎曰屈宜臼楚大夫在魏也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

正義曰靈丘在魏州縣也時屬燕

晉桓公邑哀侯子鄭

正義曰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南里宅陽在鄭州澮在陵州澮水之上也

東周河南鞏縣

並音羊之反

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

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紕舉羸二十六年。高門

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索隱曰紀年鄭昭侯武甕次威

侯立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下敗韓舉

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爲宣惠王之年又上有殺悼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謚則韓微小國史失代

系故此支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

敗我將韓舉。索隱曰按此則舉是韓將不疑而紀年云韓舉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又紀

年云其敗當韓威王八年十一年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

秦伐敗我鄢。徐廣曰穎川鄢陵縣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

紀各國而必書張儀相秦見儀之用亦六國存亡之關

年表云秦惠文王更元八年與韓戰斬首八萬韓宣惠王六年秦敗我修魚得將軍申差魏哀王二年齊敗我觀澤趙武靈王九年韓魏世家云濁澤在長社不曉錯誤之甚括地志云觀澤在魏州頓立縣東八里

將鯁申差於濁澤。徐廣曰一云鯁申差長社有濁澤名鯁音瘦。正義曰按濁澤者蓋誤當作觀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索隱曰公仲韓相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

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

以一易二之計也。索隱曰一謂名都也二謂使韓王不伐韓而又與之伐楚也韓王

曰善乃警公仲之行。索隱曰警戒也將西購於秦。索隱曰戰國策作傲

日戰國策作講講亦謀議與購求意通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

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

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

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

韓世家

卷四十五

亦作鯁

是不同也
正義曰今許州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有鄢陵故城是也

時紕舉羸後廣曰時衰耗而作奢侈

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索隱曰言韓王信楚之救雖不能聽

待楚救至猶德于楚也必不為鴈行以來索隱曰言韓以楚必救已已雖隨秦來戰而大來言不同心旅進也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

大病也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

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索隱曰徇從死也言以死助韓韓王聞之大說乃

止公仲之行索隱曰止不令西之秦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

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

疆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

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

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

秦也夫輕欺疆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

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

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

年徐廣曰周赧王之三年也與秦共攻楚徐廣曰圍景座也敗楚將屈丐

斬首八萬於丹陽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

徐廣曰頽陰有岸亭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

索隱曰丹陽故楚都在今均州也正義曰左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

折之於秦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韓城一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韓宜陽城也

王徐廣曰一云周赧王六年韓襄哀王三年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

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

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徐廣曰與

秦會臨晉因正義曰鄧州縣也至咸陽而還郭仲產南雍州記十一年秦伐我取穰

云楚之別邑秦初侵楚封公子穰人羊反與秦伐楚敗楚將唐

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為太子時

蟣虱國策作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虱亡在楚楚

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

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雍氏城在洛州陽翟縣故

老一云黃帝臣雍父作杵曰也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

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

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十二年

皆云楚圍雍氏紀年于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

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此卷所云襄王十二年韓

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

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

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正義曰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縣出兵於楚

以待公殆不合矣索隱曰殆不合于南鄭○按國策

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云請道于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

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

索隱曰方城楚之北境之北謂北境之地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八里左傳云楚大夫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方城柱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

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
如出兵以到之索隱曰到欺也猶俗云張魏楚大戰

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
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

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

正義曰施猶設也三川天子都也言韓戰勝楚則秦與韓駕御於楚即於天子之都張設救韓之功行霸王之迹加威諸侯乃歸咸陽也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正義曰

南河四關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國策作三

反於郢其茂與昭魚徐廣曰楚相國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

類有約也鮑彪曰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有約疑秦楚約攻韓也公仲恐

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鮑彪

曰先已所見後儀之故智徐註以為儀在之目而云非也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

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

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徐廣曰其茂傳曰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

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其茂為韓言之乃下

師于轍以救韓也正義曰自此已上十二年並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一段事也徐廣見下文云先身而後張儀及公之所惡者張儀也言張儀尚存楚又兩度圍雍氏故生前後之見甚誤也蘇代又

謂秦太后弟芊戎索隱曰芊姓戎名秦號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

楚之內蟣虱也索隱曰戰國策公叔伯嬰與蟣虱及公子咎並是襄王子然伯嬰即太子

嬰嬰前死故咎與蟣虱又爭立此取戰國策說伯公

嬰未立之先亦與蟣虱爭立故事重而文倒也

韓世家

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秦戰于楚新首二萬敗楚秦本紀赧王六年之後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二十二年紀年於此說楚人雖其時張儀已死十年矣

正義曰先已所見後儀之故智徐註以為儀在之目而云非也

索隱曰劉氏云許言昭魚來秦欲得秦官之印璽收即取之義也

正義曰先已所見後儀之故智徐註以為儀在之目而云非也

正義曰公孫昧言公仲所惡者張儀到魏之許雖以國合於齊楚其實猶不輕欺無秦也

索隱曰言楚陰知秦不為公用亦必易與公相支拒也

韓不能救司徐廣曰庚一作唐

索隱曰戰國策謂之昭獻也

正義曰後同質子蟣虱
蘇合字或為韓求蟣
虱入於韓楚不聽公叔伯
嬰知秦楚不以蟣虱為事
必以韓合於秦楚之王聽入
質子相韓當云楚王不聽
入質子於韓承前脫不字
耳次下云知秦楚不以蟣
虱為事重明脫不字

正義曰言韓合齊魏
以圍楚必尊重韓
以求秦救矣

正義曰蘇代為韓立計
故得齊魏王來

正義曰宛於元反宛
鄧州縣也時屬韓也
又曰武遂及上武遂
皆宜陽近地

正義曰司馬彪云華
陽山名在密縣鄭州
管城縣南四十里

何不為韓求質於楚。索隱曰令韓求楚更以楚王聽

入質子於韓。索隱曰質子蟣虱也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

蟣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

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索隱曰令

羊戎教秦于楚索韓所送質子令入之於秦也楚不聽。結怨於韓。韓挾齊魏

以圍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

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正義曰自

代數計皆不成故韓竟立咎為太子也韓立咎為太子。齊魏王來。十四

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

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

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

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

我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

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一年。使

暴戡。正義曰音捐救魏。為秦所敗。戡走開封。二十三

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

筮。徐廣曰一作筮。索隱曰戰國策作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

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

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

王本注作暴

變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正義曰：陘音刑，陘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汾水之旁也。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

二十里
正義曰：太行山在懷州府內，縣北二十五里，又曰：韓上黨郡從太行山西北，澤潞等州是也。

徐廣曰：負黍在陽城。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負黍在洛州陽城西三里也。

正義曰：亡在秦始皇帝十七年。

非大德不
稱陰德如
文正之陰
行善其極
矣

索隱述贊曰
韓氏之先實宗周武
事微國小春秋無語
後裔事晉韓原是處
趙孤克立智伯可取
既從平陽又侵負黍
景趙據侯惠文晉主
秦敗脩魚親會區氣
韓非雖使不禁狼虎

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韓世家第十五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第十一册世家十五凡八字 葉數一至四凡四葉

韓世家考

韓分晉河內河南地徙都鄭三晉世家紀韓事簡
略蓋史官失之也公子黜屈平爲太子人知二公
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

列國世家季札語凡三四見焉所以著三家之分
晉其所由來者有漸深爲後世戒

昭侯不出此門

昭侯俱當作君侯

楚救不至韓

韓字下傳寫遺缺戰國策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

史記
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
啖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此數句可補

十九年大破我岸門

大上當有秦字

敗楚將屈丐

古本丐作旬

太子嬰歿

太子嬰歿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爲太子大略二公
子各有所主公叔挾齊魏以主咎公仲挾秦楚以
主蟣虱也

蘇代謂韓咎曰

韓咎當是公仲若是太子咎豈有納蟣虱之理戰
國策蘇代作冷向

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

先韓者急圖其國後秦者不望其救先身者善已
之謀後儀者不隨人之詐

楚王不聽

今本缺不字

與秦會兩周間

湖本兩作西誤

秦拔我成臯榮陽

湖本成作城誤

紹趙孤之子武

孤字當在之下

史記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

索隱曰左傳厲公名躍佗是厲公之兄此云厲公佗

非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

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

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

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正義曰陳

潛公周敬王四十一年為楚惠王所滅齊簡公周敬王三十九年被田常所殺

厲公者陳文

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

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

太史以左傳語作一篇張本

卜國

正義曰杜預云姜姓之光為美四嶽也

佗本名躍佗一名五父故經云蔡人殺佗又云蔡人殺五父是也

宋本宣公字一
以下凡字格者
以別之
知幾

卜妻

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

正義曰：王巧之長，若將作大匠。

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

謚為敬仲。仲生穉孟夷。索隱曰：系本作夷，孟思蓋穉是名孟夷字也。敬仲

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徐廣曰：應劭云：始食萊地，田是改姓田氏。正義曰：按敬

仲既奔齊，不欲稱本故國號，故改陳氏為田氏。田穉孟夷生潛孟莊。徐廣曰：一作芷。

索隱曰：系本作閩，孟克。田潛孟莊生文子湏無。田文子事齊莊

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索隱曰：逞音盈，史記多作逞字。

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

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

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

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

索隱曰：據齊文敬仲，齊以陳田，二子聲相近，遂為田氏。注昌改反。

序次工甚
刻甚

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
疆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
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
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
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
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
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徐廣曰一作粥子景公病命其
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高
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
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

索隱曰荼音舒又如字
又曰惠子名夏昭子義

孺宋本

以橐中出
若

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
欲立孺子孺子旣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
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
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
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
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
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
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
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
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

索隱曰橐音託橐中謂皮囊之中

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

正義曰音臺又音台齊地也

而殺孺子荼悼公

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

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郟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

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監一作闕俱為左右相相

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

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貨以小斗收齊人歌

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索隱曰言姬之采芑菜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刺

當時篡弒
公行為人
君者尚不
省悟何哉

齊國之政將歸陳氏也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索隱曰御官也鞅名也亦田氏

族之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

之宗人也索隱曰齊系家云子我夕賈達云常與田

氏有郟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

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

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

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

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正義曰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將欲擊

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

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

史記 卷四十六 田齊世家

索隱曰需者疑也疑必致賊也

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

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

執簡公于徐州。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

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

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

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

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

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

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按昔市私

人心今專刑罰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

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

以東。徐廣曰：安平在北海。正義曰：括地志云：至瑯

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

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

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索隱曰：鮑

昱云：陳成子有數十婦，生男百餘人，與此亦異。然譙

允南按：春秋陳恒雖負殺君之名，至于行事亦修整

故能自保非苟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徐廣曰：盤一

為禽獸之行日系本相齊，常謚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

殺知伯。徐廣曰：宣公之三年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

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

之本

篡弑之人
其心獸行

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音辭，縣是也。非九州之徐。正義曰：齊之西北界，土地名在渤海，即東平縣也。

索隱曰：馬志，郡國志北海東安平國時曰安平，徐廣云也。十九里，平表曰琅邪，沂州也。從安平已東，萊蕪沂濟等州皆自為田常封邑也。

為人志大
夫成事在姦
雖七十祗以
長亂事豈無
哉言其非實

子白立。索隱曰：系本名伯。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

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陽狐郭在魏州元

城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魯城在許昌縣南，本魯朝宿邑。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魯城在許昌縣南，本魯朝宿邑。

長葛故城在許州長葛縣北，鄭之葛邑也。鄆陵故城在許州鄆陵縣西北。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也。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隱曰：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

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不得錄也。而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祇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郊即有十二代。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亦非妄說也。田太公相

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正義曰：音城，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

州泗水縣西北。說文云：魯孟氏邑。

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

母丘。索隱曰：母音貫，古國名，衛之邑。今作母者，字殘缺耳。○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貫城，今名濛澤城，在曹州濟陰縣南。○楊慎曰：母丘後為姓，母丘儉是也。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

自廩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丘叛於趙。十二月，宣公薨於周，正為明年。

二。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曰：十一月，宣公貸立。十四年，淫

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

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三年，太公與

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索隱曰：徐廣蓋依年表為說，而不省此上文。貸

立十四年，又云：明年會平陸。又三年，求為諸侯。魏文

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

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

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

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

亂臣賊子亦有乘而起可為後

母宋本

即古貫國五十六里
正義曰：兗州縣也

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伐子桓

公午立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

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索隱曰戰國策威王二十六年邯鄲之役有此謀又南梁

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

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

思曰索隱曰戰國策作田期思紀年

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子齊也桓公曰善

乃陰告韓使者有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

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

桑丘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故城六年救衛桓公卒

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子威

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與此不同

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

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晉滅

晉後而分其地六年晉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

志云晉陽關故城在兗晉伐我至博陵正義曰在濟

州博城縣南西臨汶水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

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

田齊世家

大臣謂騶忌

段干朋

戰國策又云

張五

燕秦三魏

趙世宗云

皆在易州

正義曰靈丘

河東蔚州

二九里

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

正義曰萊州膠水縣南即墨故城是也

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

六里

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

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

說盡庸惡鄙夫行徑

正義曰甄音城縣北舍在即墨字上也

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于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

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

室頌東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

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

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

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温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索隱曰蔡邕曰凡絃以緩急為清濁琴緊其絃則清緩其絃

則濁清濁者言琴之聲也攬之深徐廣曰以瓜持驛

之愉者徐廣曰一作舒政令也鈞諧

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

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

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

宋本持字下有弦字

春秋後語温字作春氣温義亦相通

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醜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索隱曰：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全昌者謂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索隱曰：謂各身獲昌。

常無離君故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

不能運方穿。索隱曰：狶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車輪，至滑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

運轉，言逆理反經也。故下忌曰：騶忌子曰：謹受令，請

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徐廣曰：一作乾。所以為合也。

然而不能傳合，疏罅。索隱曰：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考

作弓之法，以膠被昔幹而納諸縈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傳音附以言膠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傳合于疎罅，縫以言人臣自宜彌。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

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

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

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

豈待拘以禮制法者

析未

不能成其五音。索隱曰較駟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

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

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

封不久矣。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駟忌既為

輕駟忌以為設以微辭駟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

見駟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駟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

辭駟忌知之如應響居基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

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

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

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

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

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索隱曰檀子齊臣檀

田盼也黔夫及種首皆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

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索隱曰邾莒吾臣有盼

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

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

門也言燕趙之人畏徒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

見侵伐故祭以求福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

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

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

駟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

史記卷四十六田齊世家

十

駟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駟忌知之如應響居基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索隱曰檀子齊臣檀田盼也黔夫及種首皆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索隱曰邾莒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門也言燕趙之人畏徒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駟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

智即救韓故

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

歸有光曰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

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閱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

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

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

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索隱曰在威王二十六年於是齊最彊

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

辛徐廣曰一作夫人索隱曰牟辛大夫姓字也徐廣與年表並作夫人王劭按紀年云齊桓公十一

年弑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夫人之字或如紀年之說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

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

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

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

而犇索隱曰按戰國策田忌前敗魏於馬陵因被購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出奔也是時齊都臨淄且

孟嘗列傳云田忌襲齊之邊邑其言為得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

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

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梁在

汝州西南二百步晉太康地記云戰國時謂宣王召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古蠻子邑也

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兗州鄒縣也

正義曰桂陵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里

即與系家不同也

索隱曰晉太康地記曰戰國謂梁為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

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

索隱曰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戰王劭云此時鄒忌死已四年又齊威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為宣王又橫稱鄒忌者皆誤

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

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

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

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

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

將徐廣曰嬰一作盼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

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

朝齊王於博望正義曰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鄧州向城縣東南盟而去徐廣

正義曰沛郡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

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

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

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正義曰贅登齊之稷下先生也田駢正義曰藝

文志云田駢齊人遊稷下號接子正義曰齊人藝文

天口駢作田子二十五篇慎到正義曰趙人戰國時處士環淵正義曰楚

道家慎到正義曰趙人戰國時處士環淵正義曰楚

流慎到正義曰趙人戰國時處士環淵正義曰楚

史記卷四十六 田齊世家

索隱曰按紀年梁惠王乃景齊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秦家及其後即為魏惠王之年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實所不能詳考

索隱曰在宣王二年

四十五

云環淵著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
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

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于稷下也○索隱曰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往往存焉
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索隱曰系本名遂湣王元年

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三年封田嬰于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

魏楚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

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張儀曰煇棗將拔徐廣曰在濟陰宛胸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

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索隱曰能猶勝也言不勝其拔故聽齊拔之耳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

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柰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

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徐廣曰音

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索隱曰搏音團謂握領也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

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索隱曰三川韓也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

蓋因側系水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耳又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亦異說也春秋傳曰于稷門是也

徐廣曰雍氏在陽翟屬韓

索隱曰逐謂隨逐也

徐亦通

正義曰屈丐楚將為秦所敗今更欲乘之

氏地索隱曰公謂陳軫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

以施三川正義曰施張設也言秦王于天子都張設迫脅也韓氏之兵不用

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

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

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

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

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得魏來事已而不欲與韓

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

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

責於秦韓索隱曰券要也左不正也言我以右執其左而責之正義曰左券下右券上也

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

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徐廣曰表曰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二

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

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徐廣曰孟

嘗君為相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

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

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

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左思齊都賦註曰齊

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為是一門非耶正義曰括地志云齊城章華之東有閭門武鹿門也

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

正義曰蘇代謂陳軫秦韓之不戰代而得地陳軫於秦韓豈不有大恩德

蘇代說陳軫以上券秦韓不用為得

地而必券秦馮張儀以徇服魏故秦韓多取矣

蘇代之言
醒快處往
往有過于
蘇秦處

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
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
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
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
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
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
宋、利、對、曰、夫、約、釣、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
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
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
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陽地濮有、濟、西、趙、之、

宋世家云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
正義曰按衛此時河南獨有濮陽也

阿、東、國、危、正義曰阿東阿也爾有、淮、北、楚、之、東、國、危、

正義曰淮北徐泗也東國謂下相僮取慮也有、陶、平、陸、梁、門、不、開、正義曰陶定陶

今曹州也平陸兗州縣也縣在大梁東界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

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

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

尊、者、也、願、王、孰、慮、之、于、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

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

晉、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城故城在宋州宋城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韓、聶、與、

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

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

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

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二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內。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

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

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

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索隱曰：戰國策作宋地不安。中國白頭

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

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索隱曰：軼音姪，軼者車轍也。言車轍往還如結戰國策作

結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

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

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

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

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

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

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

徐廣曰：按其餘諸傳無楚。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

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

之，稱臣而共具。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鄒魯。

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女教齒將兵救

齊，因相齊潛王。淖齒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

地鹵器。正義曰：鹵掠也。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

齊寶器也。

宋本無結軼二字

正義曰：懷州有溫城

與其得史
公褒不如
得史公譏
蓋無端之
贊頌甚下
毒罵也若
歎語真張

為莒太史敷徐廣曰音躍一音倣家庸太史敷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敷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為安

正義曰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北

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索隱曰蓋齊之謀臣史失名也戰國策以周子為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已久矣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并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惠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于長平四十餘萬遂

正義曰此時秦伐趙上黨欲克無意伐齊楚言趙之於齊楚為行蔽也

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
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
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秦
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
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
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
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地理志河內有共縣遂滅齊
為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君王后
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
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立四十餘年不受

正義曰衛州共城縣也

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
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
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
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
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
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徐廣曰戰國策曰秦處建於共

松栢間也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以此論易速甚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
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
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

索隱曰謂是建客耶客說建住言遂乃失策今建遷共今在河內也又曰謂不詳審用客不知善否耶

索隱述贊曰
田完避難奔于大姜
始歸焉終然鳳皇
物莫兩盛代五其昌
二君比犯三晉爭疆
和始擅命威遂稱王
濟急燕趙弟列康莊
秦假東帝宮立法章
王建夫國松栢倉

以比犯二君索隱曰比如字又頻律反二君即悼公簡公也專齊國之政非
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板心第十一册世家十六凡小字茶數一至九凡九葉

史記卷一百一十六

田完世家考

敬仲世家不曰田齊而曰田完何也絕之於齊而不與其有國也歟然以趙韓魏例之則宜稱田齊世家

晏孺子奔魯

晏孺子作晏圉圉晏嬰子也

歸乎田成子

當時田常未卒不宜稱謚

田忌出奔

桂陵馬陵二字多混而世家書田忌之奔在威王

孺子廢晏孺子鮑牧以乞故殺悼公而故云田氏比犯三君也

時亦誤

戰國策田忌之奔在戰馬陵後即宣王之世明矣
史載其奔在前故謂召復位忌既襲齊豈得再復
成侯猶在豈宜並列而馬陵後忌無可書之事知
其必有誤矣

孫子爲師

師在車中爲軍師也今本師作帥誤

接子慎到

監本予或作子誤

以爲非恒人

漢諱恒當作常

天下一併于秦

六國獨齊後亡故太史公于齊世家之末總論興
亡大勢有感慨

史記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索隱曰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聖人爲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焉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

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世家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之吾無間然。正義曰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侯王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

六十里

義曰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爲名輿地志

六十里

云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鄒城闕里即此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

故闕里在泗水縣南五里

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邾面泗即此也按夫子生在鄒長徙曲阜仍

號闕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

索隱曰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

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

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世家賢誠可仰問然正義曰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侯王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

史記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索隱曰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聖人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家焉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正

義曰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輿地志

云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鄒城闕里即此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

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邾面泗即此也按夫子生在鄒長徙曲阜仍

號闕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曰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

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

六十里故闕里在泗水縣南五里

正義曰括地志云叔梁紇亦名尼丘山祠在兗州泗水縣南五里尼丘東此地理志云魯縣有尼丘山有叔梁紇廟又曰男六月生齒八歲毀齒二歲毀齒二歲陰道通八歲陰道通七歲陰道通六歲陰道通五歲陰道通四歲陰道通三歲陰道通二歲陰道通一歲此者皆為野合故家語云梁紇娶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六女徵在據此婚過

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防叔生伯

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

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索隱曰家語

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于顏氏徵在從父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

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禱於尼丘得孔子

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

曾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

孔子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

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

音烏圩頂言頂上宬也故孔子頂如反字反字者若

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正義曰干寶三日紀

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之空

竇中無水當祭時灑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

以周用祭訖泉枯

今俗名女陵山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

生而叔梁紇死索隱曰家語云生葬於防山正義曰

曲阜縣之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

母諱之也索隱曰謂孔子少孤不的知父墳處非謂

老死是少寡蓋以為嫌不從送葬

故不知墳處遂不告耳非諱之也

陳俎豆正義曰俎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大

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正義曰括地志云

阜縣西南二里蓋其慎也索隱曰謂孔子不知父墓

魯城內衢道也

是也

慎也

耶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

正義曰慎謂以緘引棺就殯所也又曰即音耶

至聖遺事不可擬議止可景仰

與饗為陽虎所紂亦近誣矣

一作要經要經猶帶經也

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

故劉氏云者學之意是也

知孔子第

宋本無讓字

慈宋本

以恭起家
以禮世家
孟釐子所
知止此

七。曾大夫孟釐子病且死。

索隱曰昭七年左傳云孟釐子病不能相禮按謂病者不能禮為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矣

子曰。孔丘聖人之後。

服虔曰聖人謂商湯

滅於宋。

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子

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

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

杜預曰孔子

日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

及正考父

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

杜預曰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

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

服虔曰僂偃俯皆恭敬之貌也

牆而走。

杜預曰言不敢安行

亦莫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餽

余。

杜預曰饘粥餽屬言至儉也

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

當世必有達者。

王肅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

今孔丘年

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

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索隱曰左傳及系本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

子不應便言魯人

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

長嘗為季氏史。

索隱曰有本作委吏

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

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

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

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

君曰請與孔子適周。

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蓋系家亦依此為說

孔子見老聃云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語也乃既仕之後言耳曾君與之一乘

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

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

三

而不究其旨遂復說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即在是耶且

按趙岐曰委吏主委積倉庫之吏

亦太史公之疎耳

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不當大位謂正考父

杜預曰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

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

乃講學之及其將死名大夫云是此文誤也

聰宋本

己宋本

不棄至樂
是大聖人

正義曰邱音后括地
志云門難臺二所相
去十五步季氏與邱昭
伯門難臺季氏與邱昭
邱氏為金距之虞

乾宋本

周氏曰孔子在齊聞
習韶樂之盛美故
忘於肉味也

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

索隱曰莊周財作軒

仁人者

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

一本不切孔子而能受盡言則非大聖人不能

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

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

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為

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

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代諸侯楚靈王兵彊

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

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

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

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

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殺爵之大夫起

累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

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邱昭

伯以鬪雞故得罪曾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

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

昭公乾侯

按乾侯晉地晉人以居公者齊處公於乾

其後頃之曾亂孔子

適齊為高昭子家臣

按昭二十年齊世家記景公與晏嬰狩魯界因入魯問禮于孔

子自此嬰與孔子相友善今曾亂孔子適齊必因嬰

以通于景公而世家謂為高昭子家臣以通景公或

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

不知肉味

索隱曰按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

齊人稱之景公問政

王肅曰謙言竊仁者之名

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為人臣者王肅云言聽則任不用則去保身全行且之節也

起粟繼中句索隱曰家語無此一句孟子以為不然之言也

正義曰相州城縣東南三十里丘故城本春秋時乾侯之邑

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此論語之文今此論語齊魯魯文而為此言恐失事實

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安國曰此時陳氏制齊按景公時

君不君臣不臣故對也

陳氏但厚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

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

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

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

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

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

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

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

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

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

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

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季平子卒桓

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索隱曰家語云

得物如土缶其問仲尼云得狗韋昭曰獲羊而言狗

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閭韋

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或言

獨足翹翹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索隱曰閭

音兩家語作翹翹夔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神獸

怪或云罔象食土之怪墳羊唐固曰墳羊吳伐越墮

晏子亦料其吾不能用孔子耳可謂不知孔子而未嘗不知景也

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曰待之以二者之間也○索隱曰劉氏奉音扶用及非也今奉音如字謂奉待孔子如魯季氏之職故下文云以季孟之間待之也

宋本定公立五年提行

三語托諷其甚遠

索隱曰會稽山名越所都墮也

韋昭曰羊生也故謂之

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至禮樂至周室微而始有禮樂至

會稽得骨節專車。韋昭曰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按吳伐越事在哀公元年家語云吳子使聘于魯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及發幣于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然後客執骨而問今載于定公五年此時吳未墮會稽安得獲骨之事。吳使使問仲

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群神之主故謂之神也。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韋昭曰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日陳

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侯也。韋昭曰足以綱紀天下謂名山社稷為公侯。日但

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韋昭曰封封山禺山在吳郡永安縣騶

漆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焦僂西南蠻

之別名也。案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王肅曰十之謂

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相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

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相子怒。陽虎因囚相子與盟而驛之。音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

借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

是實學非多能。

史記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索隱曰太康元年改永安為釐姓。索隱曰釐音僖家語云姓漆蓋誤系本無。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數極於此也。鄒氏云狃一作疎。

非聖人之
言傳疑不
可

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索隱曰：檢家語及孔氏之書並無此言。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

索隱曰：及與也。與齊和好，故云平。

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

景公知孔子第三

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

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

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

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

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王肅曰：會

之簡畧也。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

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被，矛戟劍撥，鼓噪

而至。索隱曰：家語作萊人，以兵鼓噪劫定公。被音弗，謂舞者所執。故周禮諫有被舞撥音伐，撥謂大

也。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王肅云：歷階不聚足。不盡一等，舉

亦以有儀

故桓譚亦以為誣也

何晏曰：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

索隱曰：四方家語作西方，王肅云：魯國近東，故西方諸侯皆取法則焉。

徐廣曰：司馬彪云：夾谷今在祝其縣也。

索隱曰：歷階謂階也。

聽黎鉏之言懼矣懼而動更甚焉

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索隱曰熒惑謂經營而惑亂也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

龜宋本

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服虔曰三田汶陽田

索隱曰魯鄆在汶陽

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太山博縣北有龜山正義曰鄆今鄆州鄆城縣故謝城在龔丘縣東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曾築城于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

王肅曰高丈長丈日堵三堵日雉

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

服虔曰三都

家之邑也於是叔孫氏先墮郈杜預曰東平無鹽縣東南郈鄉亭季氏將

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

季氏之宮

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

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

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服虔曰申句須樂頎

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杜預曰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城二

服虔曰人有及公臺

正義曰括地志云郈亭在鄆州宿城縣東三十三里

正義曰括地志云博縣在兗州龔丘縣東北五十七里

索隱曰魯鄆在汶陽

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公歛處父

服虔曰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

之保郭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

弗克季本曰女樂之受在墮邱費之後孔子之去在圍成之前○按春秋記定公十二年墮邱墮費

而史誤以為十三年年表記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

而不載其月世家又以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前後

予盾蓋定公十二年集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

相事于是仲孫何忌會叔孫州仇季孫期帥師墮邱

墮費三月魯大治齊人懼饋女樂以阻之孔子遂行

正值魯一月上辛有事于郊之日其圍成弗克在冬

十二月此時孔子已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

去魯矣史記必誤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

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

於是誅曾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

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

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

歸索隱曰家語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

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

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

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

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相子微服往

相子欲好魯久矣豈樂孔子之用此女樂之計雖出齊人實相予心事奸臣嫉賢害國千古如一

季孫曰括地云

故城在兗州

泗水縣西北五

十里

康樂家語

作客璣王肅

云無曲名也

索隱曰謂請

魯君為周禮

道路游行因

出觀齊女樂

王肅曰稽祭

肉

孔子世家

卷四十七

九

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相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

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在魯之南而

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

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

憂使人死敗故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王肅曰：言仕

可以出走也師已反。相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相

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

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曰：孟子曰：孔子于衛

路之妻兄弟也。今此云濁鄒，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

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正義曰：六

當今二千石也。周之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

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索隱曰：謂以兵仗孔子恐

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

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正義曰：琴操云：孔子到

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

者陽貨，今復來，乃率眾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

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匡人聞之，以為魯之

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索隱曰：家

簡子以甲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

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

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

索隱曰：屯地名

索隱曰：若六萬石則似太

正義曰：匡城在滑州城

匡宋邑也

包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

得去。索隱曰：家語子路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沒之文，及

從者，臣甯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劍而釋難。今此合論語家語之文，以為

一事。故彼此文交互焉。○按甯武子當衛文公成公時，歷穆定獻，殤四公至靈公二十六年，而孔子畏于

匡，計已一百五十六年。且去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匡城本漢長垣縣。

月餘，反乎衛。主蘧伯

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

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

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

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

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

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

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

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招

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薄于

言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

宋。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

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

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

詞命亦可觀

難之生也，不能全其樹，誰為為之，天何怨

史記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嘗憂也。猶言我何如也。馬融曰：如子何。天未喪此，則我當傳之匡人。欲殺我，何言不能違天以害己。

十五里

索隱曰：上見如字，下見音。去聲言我不為相見之禮。而答之。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

索隱曰：家語作遊過市。

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非邪而反是。

包氏曰：天德者謂授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子何。

人何尤孔子學問于斯上達矣

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

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索隱曰家語云河日其項而隆類其類似堯

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

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

志之貌也故纍然不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

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于司

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

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

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韋昭曰隼鷲鳥今之

鸚也楛木名弩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陳潛公使使問仲尼

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按系家潛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潛公為是仲

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正義曰肅慎國記云肅慎其地在夫餘國

東北其弓四矢強勁弩射四百步今之韃靼國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

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

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

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

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分異

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

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

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

篇中止叙聖人之知與聖人之不遇處而孔子神聖微妙茫然莫窺豈當時聖道猶未大明與

索隱曰家語始布于卿謂子貢曰

主人發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而無所歸而祭願望無人也

正義曰隼鷲鳥今之鷲鳥也

按惠公以魯昭元年定四年卒又

王肅曰各以其方賄來貢之財賄而來貢

韋昭曰故府舊府也

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惟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

正義曰衛在濮州蒲在濮州在衛西也韓魏及楚從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衛

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

從來謀臣
戰士說不
出

子有死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他適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公叔同畔者靈公曰善然不伐

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盼為中牟宰

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盼使

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盼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

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

孔安國曰薄也... 不能行也... 何晏曰言孤... 者不食故也... 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

孔安國曰不入言不入其國
索隱曰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
於政事者期年而可以行其政教也三年乃有成也

索隱曰家語云爾我門死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是也

又曰黃草器也有心謂
契然也

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已

知也夫而已矣。何晏曰硜硜信已而已孔子學鼓琴師襄子。索

曰師襄子魯人。師襄子即擊磬襄孔子用曾舉為

司樂之官及孔子去魯而襄入于海史記載學琴于

去魯之後殆非也。歷聘紀年記孔子二十九歲適衛學琴庶幾近之。十日不進師襄子

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

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

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

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

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王肅曰黯黑貌幾然而長。索隱曰

家語無眼如望羊。王肅曰望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

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

鳴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鐸竇華臨河而歎

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

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

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

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

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索隱曰有角曰蛟龍

陰陽之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

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

索隱曰家語云聞趙簡子殺竇鳴犢及舜華國語云鳴犢竇華則竇字鳴犢殺舜華作竇華作鳴犢舜華當作舜華諸說不同

較彼婦之
歌甚渾融
有味

一太無心
字

言亦無益也
家語師襄子
曰吾雖以擊
磬為官然能
於琴論語
謂之擊磬義
是也

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索隱曰：此陬鄉非魯之而，陬邑家語云：作繁操也。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

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

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聩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衰經，僞自衛迎者，哭而

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聩在故也。夏，魯

相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相釐廟乎。服虔曰：相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相僖也。已而

果然。秋季，相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

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相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

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

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

不知所以裁之。索隱曰：此系家再有歸與之辭，前辭出孟子此辭，出論語，蓋止是一稱歸。

與二書各記之，今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前後再引失之。

王肅曰：陬操琴曲名。

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

鄭玄曰：萬二千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旅未立，不可教以末也。

索隱曰：此魯哀二年也。

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夫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也。正義曰。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

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後辟人之法者。已之為士。則後辟世之法也。鄭玄曰。稷。種也。輟。止也。輟不止。不以津告者。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

曰。是曾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

陳。徐廣曰。哀公四年也。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

徐廣曰。哀公四年也。又曰。哀公五年也。孔安國曰。葉。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齊人稱之曰。對。未知所以對也。

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黃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里。

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皆誰以易之。

何晏曰。為其不達已意。而非已。孔安國曰。隱。於山林。是同。于。包氏曰。丈人。者。蓀草名。又曰。丈人。不勤。勞。體。分。植。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也。孔。安。國。曰。植。荷。也。除。草。曰。芸。又。曰。子。路。反。其。家。文。人。出。行。不。

何晏曰：蓋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知小人窮則濫，濫為非。

何晏曰：善有正，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故不待學以知之。

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頌絃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

孔安國曰：興起也。

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問今不然耶。

王肅曰：言人未信吾道，以吾未信乎？

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獲之。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能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

又曰：言今使道行而困窮者，豈以吾未信乎？

神情莫造
俱在言升

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

為汝主財言。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服虔曰：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

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于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

曰：無有。按此文時，顏子尚從在楚，無恙也。王之將率

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

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

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

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

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

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

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

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

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于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

也。已。卷四十七。孔子世家。

子西晏嬰
皆當時為
國之臣而
沮毀至此
不是有意
謗聖人只
是德神化
非此輩所
測

史記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索隱曰此哀十年時也百
牢年具一百也周禮上
公九年侯伯七牢子男五
牢今是徵百牢夷不識
禮故子貢對以周禮而
括地志云故鄆城在沂水
縣地理志云濰縣屬東
海縣也
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為
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
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
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
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公輒父不得
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
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
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
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
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
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

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
十一年也。○正

義曰：括地志云：郎亭在徐州滕縣西。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

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

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

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

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

子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名疾。問策於仲尼。仲尼

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
服虔曰：鳥喻巴木。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

以喻所之之國。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

已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包氏曰：美先問往將何所先行
馬融曰：正名百事之名也
包氏曰：子貢也言孔子之言
於於事也孔安國曰：野不達達也
又曰：禮以安民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於罰也
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遵行者

去吳會禮已四年矣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索隱曰徐說去會四年是也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衛歸魯不見在陳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初蓋年表誤亦五三耳
索隱曰：子五家為社于社即二萬五千

亦有所不知妙妙

索隱曰論語季開政
子曰政者正也又哀公問曰
何為則人服子曰舉直錯
枉則人服矣此初論康
子問政未台以孔子答哀
公使服蓋太史據略論
語為文而失事實

而反乎魯索隱曰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魯哀公問政

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

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

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

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

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

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

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

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

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繼之純如皦如釋

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

曰反魯曾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

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

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正義曰詩小

如之德也風之始也所鹿鳴為小雅始正義曰小序

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又實幣帛筐篚以文王為大雅

始正義曰小序云文王受命作周鄭玄云文王初為

使君清廟為頌始正義曰小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

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

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

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

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

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

魯系家云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則首尾計十五年矣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枉之人用廢之廢置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枉之人用廢之廢置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枉之人用廢之廢置

正義曰序易序也夫子作
十翼謂上象下象二象下
象上繫下繫文序序卦
說卦雜卦也

易序 易正義曰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爲上下篇先

後之次其理不易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

次之 象 易正義曰夫子所作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

也言斷定一 繫 易正義曰繫辭者聖人繫屬此辭於

大是以象 正義曰上象卦辭下象爻辭易正義云萬

分之象今夫子 說卦 易正義云說卦者陳說八

釋此卦之象也 說卦 易正義云說卦者陳說八

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

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如顏濁鄒之徒

正義曰濁音 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齋戰疾子罕言利與

命與仁不憤不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

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

謹爾朝與上大夫言問問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

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償 鄭玄曰

使迎 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

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

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

我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

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

史記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史記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史記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又言系辭者
取綱系之義

顏濁鄒非
七十二人
何晏曰文行
忠信四者有
教則可樂以
又曰道高度
則行金之則
故無事必無
可無不可故
無固行也述
古而不作廢
廢事不自異
廢事不自異
廢事不自異

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以禮節即約我使我欲罷不能已竭吾才矣其有可謂聖人者不可及也言已雖美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

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名而已又白間人美已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明六藝之卑

又曰御者弟子半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使藝也

索隱曰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為姓非也今以車子為主車士微者之入也微故略其姓則子非姓也

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圖今無此瑞言已美者不得見河圖八卦是也

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

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

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

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

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

大野服虔曰大野藪名曾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

東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以為不祥

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也明麟為仲尼至也曰河不出圖雖不出書吾已矣

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

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聖人之類也時得喟然歎曰

而死此天亦告夫子將歿之證故云爾

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然天不尤人

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

夷叔齊平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

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

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

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索隱曰言夫子修春秋以故殷運之三代正義

見可以耳目修也性者人之所受也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

何晏曰言不可窮盡又曰言不可不為形家又曰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學有次序也

子夏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國都鉅野縣有土室廣輪屋五步俗云獲麟堆去魯城可二百餘里

馬融曰清涼也遭世亂自廢棄以竟意合於權也

我則二句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

著書之體
如後世史
書註疏幾
失體矣

日殷中也又中運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
稱王而春秋貶之日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
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
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
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
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
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
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
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
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泣下謂子

劉向曰知者
行堯舜之道
者也罪者在
王公之位見
絕者
鄭言曰泰山
崩山所仰
王本作水

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

莫能宗予王
謂曰傷道之
不行也

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

殷人也後七日卒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封夫子十二

代孫忠為褒成侯生光為丞相封

侯平帝封孔霸孫莽二千戶為褒成侯後漢封十七

代孫志為褒成侯魏封二十二代孫羨為崇聖侯晉

封二十二三代孫震為奉聖亭侯元魏封二十七代孫

為崇聖大夫孝文帝又封三十一代孫珍為崇聖侯

高齊改封珍為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

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為紹聖侯皇唐給復二千戶

封孔子裔孫孔德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

四月巳丑卒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
哀十六年為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
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哀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
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熒熒余在疚
愍遺一老王肅曰愍且也

史記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弔善也
疾病也

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

王肅曰律法也言母以自為法也

子貢曰君

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

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

一人非名也

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

孔子葬魯城北泗

上

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甃甃為祠壇

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

曾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

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維離女貞五弟子皆

味薨檀之樹孔子塋冢中不生荆及刺人草弟子皆

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

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

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隴蓋上者亦邊側

之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

餘室因命曰孔里曾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

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

故所居堂弟子肉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

曰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沒後後代因廟藏夫子平生衣冠琴書於壽堂中至于漢

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

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

索隱曰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上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夫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伯

父丈夫之顯稱也

索隱曰左傳及家語文皆同

索隱曰雜音藜草名也女貞草名也女貞草名也女貞草名也

索隱曰雜音藜草名也女貞草名也

之

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
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
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
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
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
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
卒安國生邛邛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
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
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

去隱曰祇敬也言祇敬遲遲不能去有本作低迴義亦通

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
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曰離騷云明五帝以折中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可謂至聖矣

帝王本紀及孔子世家本非太史公力量所及然采經摭傳其用心亦勤矣雖時有淺陋而往能識其大者世家未引子貢顏淵死相次自此以後敘夫子卒時讀之令人悽愴起于載之感令人讀書一何容易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 此評一本有一本無

孔子世家第十七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第十一册世家十七凡八字 自一至十三凡十三葉

索隱述贊曰 孔子之先胄子商國 弗父能讓正考銘勒 防叔來奔邾人倚立 尼丘誕聖闔里生德 七十升堂四方取則 行誅兩觀攝相夾谷 數鳳遽哀泣麟何促 九流仰鏡萬古欽躅

王師政云折中正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

史記卷之四十七

孔子世家考

孔子世家以年爲叙曰年十七曰年三十曰年三十五曰年四十二曰年五十曰年五十六曰年六十曰年六十三曰年七十三此提掇法也

又以不用二字爲關鍵曰弗能用曰莫能已用曰不用孔子曰旣不得用于衛曰魯終不能用孔子皆歎夫子道之不行也

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于陳蔡之間于是反魯

此總括孔子所經歷非十七歲時事也

是時也晉平公淫至齊師侵魯

子長叙孔子自周反魯後有是時晉淫楚強齊大

魯小弱齊師侵魯無故陡入此數句何也善讀史

者在乎欲合欲離之間

趨詳之節

詳當作踰

則謝以實

洞本實作質

心如王四國

湖本缺心字

趙簡子未得志之時

趙簡子當作趙孟

孔子自蔡如葉

孔子至葉即至楚也葉楚之縣也但史記于在衛之事葉蔡之事皆重出而不考

據魯親周故殷命運之三代

據魯者以魯為據也親周者以周為親也故殷者以殷為故也言春秋之作兼魯周殷三代之法而運之也

子夏之徒

史記
一本作游夏

禮失則昏

今本昏作昏誤

余祇回留之

諸本祇作低

可謂至聖矣

史遷可謂知尊聖人之道者矣班氏謂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非也觀其作史記於孔子則立世家於老氏則立傳至論孔子則曰可謂至聖論老氏但曰隱君子非知足以知聖人而能著是乎或謂遷

非知孔子之至者必述其道德精微然後謂之至噫道德精微雖夫子亦自難言也而欲責遷言之歟愈言而愈遠矣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之。心是也。鴻鵠是一鳥。若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

鳳凰然非鴻雁與黃鵠也。徐廣曰在沛郡斬縣。索隱曰閭左謂居閭里之左。

也。凡居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

兼取貧弱者而發之也。適音直。革反。故漢書有七科

適戍者屯兵而守也。地理。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

志。漁陽縣名在漁陽郡也。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

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索隱曰謂欲經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

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

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

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

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

天下唱宜多應者。索隱曰漢書作吳廣以為然乃行

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

下卜之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瓚曰假託鬼

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之而陳勝吳廣

喜念鬼。索隱曰念者思也。謂曰此教我先威眾耳。乃

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

魚腹中書固以恠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

祠中。張晏曰叢鬼所憑也。索隱曰孔文祥云間者

子云建國必擇木之修茂者。夜篝火。徐廣曰或作帶

以為叢位叢祠神祠叢樹也。也篝火者籠也音

正義曰括地志云漁陽城在檀州密雲縣中八里在漁水之陽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多役發之也

假使不或取猶愈為卒而死也索隱曰扶蘇按隱連章即書云子斯死而至今則二世是始皇第十八子也

說文云信首行者先也云也

故勝廣曰此教我威眾也張註引蘇林臣瓚亦當矣而又

漢書音義曰音魚網也

人所止處也服虔云間音中問之問鄭氏云問謂切令人行也

高誘註戰國策云索隱曰漢書作篝火郭璞云篝火也

草澤首亂自有一段恐嚇欣動人處

索隱曰如浩云扶蘇自殺致不知其死或以為不知何事而死故天下竟二世殺之或說為非今直修文而解自是扶蘇為二世所殺而百姓不知故欲詐自稱也

溝。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

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

尉醉，索隱曰：尉官也。漢書儀大縣三人。其尉將屯九百人，故云將尉也。廣故數言欲

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徐廣

曰：挺猶脫也。○索隱曰：說文云：挺，拔也。案謂尉劍拔而廣因奪之，故得殺尉。廣起奪而殺

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

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虔曰：藉，假也。蘇林曰：第，且也。○索隱曰：小顏

云：第，但也。劉氏云：藉，音子夜反。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歿，即

已歿，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

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

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

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索隱曰：蕪音機。縣名，屬沛郡。乃令符離

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索隱曰：韋昭云：符離屬沛郡。李奇云：徇，畧也。攻鉅

鄢，苦柘、譙，皆下之。徐廣曰：苦柘屬陳。餘皆在沛也。行收兵，北至陳，陳

曰：地理志，陳縣屬淮陽。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

守令皆不在。索隱曰：張晏云：郡守縣令皆不在，非也。地理志及秦三十六郡，並無陳郡。則陳

止是縣，今言守令則守非官也。獨守丞與戰譙門中，索隱曰：陳縣之城門。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

豪桀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桀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

史記 卷四十八 陳涉世家

應劭曰：藉，假也。蘇林曰：第，且也。○索隱曰：小顏云：第，但也。劉氏云：藉，音子夜反。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歿，即已歿，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鉅鄢，苦柘、譙，皆下之。徐廣曰：苦柘屬陳。餘皆在沛也。行收兵，北至陳，陳曰：地理志，陳縣屬淮陽。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索隱曰：張晏云：郡守縣令皆不在，非也。地理志及秦三十六郡，並無陳郡。則陳止是縣，今言守令則守非官也。獨守丞與戰譙門中。索隱曰：陳縣之城門。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桀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桀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

按脫即奪也

應劭讀如字，各以意言，蘇說為近也。

又音祈，下者降也，謂望臨斬而即降也。

正義曰：今陳州城也。本楚襄王築古陳國也。

一名鹿譙，故曰譙門，中非上譙縣之門也。譙縣守前已下故。

篇中條寫
一段草草
舉事之意

索隱曰房邑也對之於
房縣曰房君皆均按張
耳傳言相國房君者蓋
誤耳涉始疑楚固豈有柱

國之官以心官為賜蓋其
將軍創未置相國之官也
正義曰豫州吳房縣房
子國是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曹陽故
亭亦名好陽亭在陝州
林縣東南十四里崔浩
謂曹陽坑名自南出此通
於河按魏武帝改為好陽
也

索隱曰越系家勾踐使
罪人三行屬劍於項曰不
敢逃刑乃自到郭璞注三
蒼以爲到刺也

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索隱曰李奇云欲張大楚國故稱張楚當此時諸

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

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

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

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

索隱曰東城縣名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

地理志屬九江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

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索隱曰三川今洛陽也地有伊洛河故曰三川秦曰

三川漢曰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

討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漢書音義曰姓蔡名賜贊曰房邑君

也周文陳之賢人也文穎曰即周章嘗為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

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也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

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

少府章邯免鄴山徒人奴產子索隱曰小顏云猶今言家產奴也悉

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

三月索隱曰晉灼云亭名也在弘農東小顏云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北流入河魏

武帝改為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正義曰澠池河

南符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到軍遂不戰徐廣曰十

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

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

史記 卷四十八 陳涉世家

曰秦未亾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

正義曰成都蜀郡縣涉遙封之

趣趙兵

索隱曰趣音促謂催促也

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

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

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

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

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

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

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

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

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

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

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

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

徐廣曰今狄人

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

至魏地欲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為魏王

應劭曰魏諸公子各咎欲

立六國後以樹黨索隱曰晉灼云寧陵今在梁國按今梁國有寧陵縣是字轉異耳時咎在

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

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寧陵君咎為魏王遣

正義曰括志云宋州寧陵縣城古寧陵城也

之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

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索隱曰遣作遺遺謂留餘也悉精兵

逆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

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

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

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逆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

處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處

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索隱曰小顏云郟東海之縣各非也按章邯軍此時未至

東海或恐郟當作邾邾是邾郟之章邯別將擊破之

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徐廣曰一作逢將兵居許章邯擊

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

人秦嘉地理志泗水國有陵縣也銍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

人鄭布索隱曰地理志取慮縣各屬臨淮音秋閭取又音子庾反徐人丁疾等皆

特起將兵圍東海正義曰今海州也守慶於郟陳王聞乃使

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畔各也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嘉

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

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

伍徐擊陳柱國房君處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

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處臆月張晏曰秦之臆月夏之九月贛曰建丑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許州許昌縣本漢許縣地理志云許縣故國姜姓西岳之後太叔所封于四君為楚所滅漢以為縣魏文帝即位改許昌曰昌也

正義曰滎海州起鄆當作鄆音治反鄆即春秋時鄆地楚鄆故魯之今汝州鄆城是鄆說陽城人陽城河南府縣與鄆城相近又走陳蓋鄆字誤作鄆耳

索隱曰地理志許昌縣屬

地理志陽城縣屬潁川名音悅凡八音皆說此鄆別是地

索隱曰顏遊秦云按史記秦二世十月誅呂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一月陳涉死是也宗會宗荆楚之記云臘節在十一月故因是謂之臘

倉 王本作倉

正義曰括地志云新陽城在豫州真陽縣西南四十里漢新陽縣城應劭云在新水之陽也

也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索隱曰顧氏按郡國志汝陰還至城父縣因降下城父之故云還至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謚曰隱王陳王

故涓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涓人知謂者將軍姓呂各臣也為倉頭軍起

新陽徐廣曰在汝南○索隱曰常昭云軍皆著青帽故曰倉頭攻陳下之殺莊賈

復以陳為楚初陳王至陳令銓人宋留將兵定南陽

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

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

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

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正月嘉為上將軍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

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

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

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

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

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都盜索隱曰英布居江中為羣盜陳勝之起布歸番

謂之都盜君吳芮故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

之青波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

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

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

置索隱曰數音疎主反謂自辨數與涉有故舊事驗也又音朔不肯為通陳王出

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

史記 卷四十八 陳涉世家

正義曰按書讀以陳王從汝陰還至城父縣因降下城父之故云還至下城父

正義曰房預三月方與充州縣也

索隱曰即左石校尉軍也

漢書音義曰青波地名也

亦無味

索隱曰顧氏引孔叢子云陳勝為王妻之父兄往高勝以承其待之妻父怒云估號而傲長者不能為高不辭而去是其事類也

一篇本旨
在此數語

屋帷帳客曰夥顧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

沈音長舍反。索隱曰服虔云楚人謂多為夥又言顧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稱夥顧也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

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

客愚無知顛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

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

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

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索隱曰胡武等以素所不善者

即自驗問不往下吏也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

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歿其所置遣侯王將

相竟凶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

家殤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

刑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

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此下宋本及毛氏本接錄賈誼過秦論全篇

陳涉世家第十八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板心第十一册世家十八凡八字葉數一至五凡五葉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橫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受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

索隱曰徐廣非謂據也先列本及班彪奏事皆云台作太史公今據此是褚先生述史之記也其首地形險阻數句然後始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太史公之目而自題之位號也已下義並見始皇之本紀

索隱述贊曰

天下匈：海內之主
倚鹿爭捷瞻鳥爰處
陳勝首事厥號張楚
鬼怪是憑鴻鵠自許
苜蓿東下周文西拒
始親朱房又任胡武
夥顧見殺腹心不與
莊賈何人反噬城父
韋昭曰穀謂二報函：谷關也

駟案班固奏事云史遷取賈誼過秦論上篇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之類則言褚先生者非也王刻與宋本毛氏本同豈不然哉下接吾聞賈誼之稱曰秦孝公云云

舍作金劉伯莊以沈猶誤謂故人呼為沈猶俗云誅深也

仰正義作昭
索隱曰仰字亦作印並音仰
謂秦地形高故並仰向關門
而攻秦有作印字非也
又曰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更有宋衛中山
又曰說文云櫓大櫓也

臣瓚曰短曰敵長曰朴
索隱曰賈音焉還反又如字
謂謂上櫓也
徐廣曰銀一作鑄
索隱曰金人各重千石生高
又曰誰何猶念巡更問誰何也

徐廣曰田民曰壯音亡更反
索隱曰阡陌謂千人八百人之長
也漢書作阡陌如高曰時音
阡陌在阡陌之中音類
又曰鉏耨謂鋤木也論語曰耨
而不斂是也林戰也於戰極
音動 古之耕耨作耨不為耨
又曰鉏耨音香音及卿時猶佳
也蓋謂孟嘗信陵燕秦陳
也其大小也
又曰謂秦強而抑八州使朝
已也漢書作招八州亦通
又曰施音式鼓反言秦虎狼
之國其仁心不施及於天下故
亡也

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邵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槽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之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瓮牖繩樞之子壯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間俛仰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為旗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耨棘於非銘於句戟長鎚也適戍之眾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史記卷四十八

隨名職之句言使其不能抗秦也弱二段為結尾仁義不施張本 然而四句言有可守之地何以如此 良將四句言可守之將士可守之兵器何以如此 誰何者言無敢擾之也 已上言始皇之強千古無二 天下四句言自以為一強不再弱矣 自秦公起至始皇俱說攻至得天下後單說守為結尾攻守之勢異句張本 秦王既沒二句再繩一句如引弓不滿不發此古人發法也 然而陳涉三句言至微賤 才能白言至庸愚 非有二句言無德服人無財聚眾 躡足二句言無賢藉起事 率眾散之卒二句言無精銳多之兵可以應敵 秦四句言無利器重之威可以攻戰 天下雲會四句言秦雖不止陳涉一人實涉為之倡故獨表陳涉 已上言秦之亡出於秦而不意 且天下三句應篇首端並雍州二句言其險猶言儘可守 陳涉之位二句應上諸侯 鉏耨四句應上百萬之眾 深謀三句應上六國之士 然而可把陳涉與六國較量 當其勢遠其功及高若此 輕頓三句作不了語留下文餘地 嘗試四句又再提起一國昔日之強非陳涉比原不

陳涉世家考

嘉其以匹夫而發難亡秦為漢高先驅故列之世家

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

陳涉蓋首事亡秦者太史公特作世家叙其自立

為楚王兼及當時起兵者末總結之曰其所置遣

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二句括盡之矣

止次曹陽二三月

月當作日

守滎陽城

陳涉世家考

要地以和已上
言秦強之始史
載秦公發憤修
政百五十年
按周禮王三
年巡禮經燕
同伐秦攻函
關秦人出兵
至國之師皆敗
秦之國者甚
秦之強也困力
秦之意 初點
連衡之意合從
三散約從離衡
四散約從離衡
段段并然 已
上言王武王
之強諸侯為懼
秦強故弱秦因
而秦乃攻秦之
後必欲而秦
甚至服秦朝秦
形容秦之強處
步步重疊 延及
秦之亡補敘
作過文 兼并
六國但三周
在先始皇
不項方而南
更其言在六國
之外極北之國
服其威如此乃
使三句言在國
其威如此 止不
敢句六國之中
有於秦者亦
服其威如此
於是三句言使
其水不能謀秦

反不能守當必有故 仁義不施三句言天下當速取而順守秦以力攻亦以守而不施仁義不知攻守之勢不同所以取亡全篇結穴在此

榮水名字從水今本從木誤

臘月

今本臘作騰俗字

史記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則編之列傳中王隱則謂之紀而在列傳之首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索隱曰繼體謂非創業之主而是嫡

子繼先帝之正體而立者也守文者猶法也謂非受命創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為之主耳

非獨

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

曰韋昭云塗山國名禹所娶在今九江

而桀之放也以末喜

索隱曰國語桀伐有

末喜其人以

殷之興也以有娥

索隱曰有娥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而生

契紂之殺也嬖妲己

索隱曰國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

周之興

史記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

一

周之興

索隱曰謂非獨君德於內茂盛亦有賢后如外戚之親以助教化也
應劭云九江當塗有禹墟太戴禮云禹娶塗山氏之女謂之女嬀生啓也
韋昭云有施喜姓之國末喜其女也
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
按有蘇國也已姓也妲字也包愷云妲音丁達反

鄭玄詩云姜原履大人跡生后稷大

漢高帷簿不修而實太后以外

均有慚德焉故史遷述三代之

盛以致其訛其托之命者蓋有

不勝之慨焉一篇之中命之一

字三致意云言命則無德可知

矣讀者毋以命之一字為史家

本旨

婚姻通于倫微言也

也。以姜原及大任。索隱曰系本云帝嚳上妃有郃氏

任文王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索隱曰此文自夏

史蘇之詞見國語及列女傳。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

秋譏不親迎。索隱曰公羊紀裂繻來逆女傳曰外逆

也。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

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

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

臣。索隱曰以言夫婦親愛之情雖君父之尊而父不

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索

其終。索隱曰如栗姬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

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漢興呂

娥姁。索隱曰娥姁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

愛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

高祖崩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

踈遠者得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一說古者野

無恙。呂后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

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

史記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

國語曰幽王後有褒有褒人

索隱曰以言君樂教訓能令四

時和而陰陽變

物而能化生高

配又如字

故曰天不可奪志也

索隱曰以言君

不能要其於

也言雖有子

姓而意不能

徐廣曰姁音

况羽反呂后

按漢書小顏

字姁姁

索隱曰漢書

云得定陶戚

姁

索隱曰漢書

云得定陶戚

姁

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主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

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

長陵。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祿產

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徐廣曰一作衷卒滅呂

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索隱曰在未央北故曰北宮迎立代

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

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

通。索隱曰媼是婦人之老者通號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索隱曰顧氏按冢墓記薄父冢在會稽縣西及諸侯畔秦。

北襟山上今猶有北域襟音莊洽反

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

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榮

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

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

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

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

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

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臺。索隱曰按是河

南宮之成臯臺漢書作成臯靈臺西征記此兩美人

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

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郭故鄭之制已漢之成臯縣也

魏媼太后自稱媼之屬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魏媼在魏州會稽縣西北三里一名覆山嶽音莊洽反

正義曰括地志云北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三里與桂宮相近在長安故城中

媼音烏老反

元女子語
丈夫心折

希見得由
非不幸也
婚姻之際
莫非命夫

正義曰地志云南陵故
縣在雍州高年縣東南
二十里漢南陵縣本薄
太后陵邑陵在東北去
縣六里

徐廣曰霸陵縣有觀
道亭

史記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漢書欲幸之好薄姬曰

告漢王一笑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

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
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

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
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

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
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

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
索隱曰地理志云軹縣在河內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

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
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

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
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

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
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索隱曰按

霸陵南十里故謂之南陵按今在長安東滻水東以
原上在伯陵西南故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是也

呂后会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
竇太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倚房趙之清河觀津人也正義曰在

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
縣東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

二十五里

名曰少陰
伯王本作竇

恐地遠非其封
墓長安有觀道
亭或當是此封

行或使之命也

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正義曰謂宦者為吏主發遣宮人也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索隱曰嫫音足消反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後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歿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主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索隱曰摯虞注汝錄云竇太后父少遭秦亂隱身漁釣墜泉而歿景帝立太后遣使者填父所墜淵起大墳於觀津城南人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

正義曰括地志云竇少君墓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七里

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

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索隱曰汝錄云建字

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

所畧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少君獨

得脫不歿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索隱曰謂從逐

其宜陽之主人家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

而皆往長安也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

曰宋本

深念

漢家大臣 有人

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索隱曰馬者乞也沐也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索隱曰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子之比亦得家於長安故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氏云公昆弟謂廣國等也不歿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

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為章武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長君前歿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

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竇氏凡三人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

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漢書增王太后槐里人索隱曰皇甫謐云后名姁音志母曰

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

主嫖漢書增王太后槐里人索隱曰皇甫謐云后名姁音志母曰

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

主嫖漢書增王太后槐里人索隱曰皇甫謐云后名姁音志母曰

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

主嫖漢書增王太后槐里人索隱曰皇甫謐云后名姁音志母曰

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

索隱曰法列也傳音傳舍謂即亭傳舍之舍蓋實舍初合當時其弟於傳舍之中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州南皮縣也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

索隱曰黃武帝建元六年此文是也漢書作元光誤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大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廢丘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也

武帝母也
極其醜詆
直筆亦諷
書

妻生男曰信與兩女索隱曰即后及兒姁也而仲姁臧兒更嫁

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

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竒兩女乃

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

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

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

即位王夫人生男索隱曰即武帝也漢武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倚蘭殿

也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索隱曰謂廣川

王越膠東王寄清河王舜常山王憲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

女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母寵薄

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

也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

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

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

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

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

景帝以故望之索隱曰望猶責也景帝常體不安心不

樂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

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嗾之而未發也索隱曰嗾音銜漢書

作銜銜猶恨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

王夫人因長公主

母宋本

王夫人因長公主

栗姬妬怨

遂起無限

風波入乎

天平

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

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

畢索隱曰大行禮官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索隱曰此皆公羊傳之文今

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

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

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

兄信為蓋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太山景帝崩太子襲號為皇

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正義曰德州縣也封田蚡為

武安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魏郡勝為周陽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上郡

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

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為南

宮公主正義曰南宮冀州縣也次為林慮公主解見景紀蓋侯信好

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

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

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

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正義曰地理志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正義曰衛青傳云父

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出平陽侯邑徐廣曰平陽侯曹壽

尚平陽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

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祓徐廣曰三

子夫因平陽主

漢書無此二〇句

行音衛

正義曰地理志武安故城在洛州武安縣西

又曰地理志云周陽故城在東面也城記

正義曰地理志云陽陵在雍州咸陽縣東四十里

月上巳臨水被除謂之禊呂后本紀亦云三月霸上還

音廢今亦稱謂被禊之水自漢故云被除也

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

中得幸正義曰尚主也於主衣車中得幸也上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

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

背曰行矣疆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

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

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

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

索隱曰三女謂諸邑石邑及衛男名據索隱曰即初長公主後封為當利公主也

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

姓陳氏索隱曰漢武故事云后名阿嬌即長公主嫖女也魯祖文嬰堂邑侯傳至午尚長公主生

也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以故陳皇后

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

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索隱曰漢書云女子楚服

等坐為皇后呪詛大逆無道相連誅者二百餘人乃廢后居長門宮而立衛子夫為皇

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

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

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

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

故司馬相如云陳皇后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奉黃金百斤為相如取酒乃為作頌以奏皇后復親幸作頌信二也復親幸之恐非實也

徐廣曰大長公主即景帝姊嫖也

索隱曰即初長公主

信乎命知命可無醫

是衛長君歿，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

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

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

冠軍侯。索隱曰：地理志，冠軍屬河陽。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

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

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索隱曰：名閔。

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

王。索隱曰：名臆。李夫人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

、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

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

家，乃封為海西侯。按匈奴大宛傳：廣利封時，李氏未誅，後以將軍伐匈奴，聞其家用巫

蠱族，乃降匈奴。此文誤。

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索隱曰：漢書云：李姬生廣陵王胥，燕王旦也。

其母無寵，以憂歿。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好之，屬更

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人

主也。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

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徐廣曰：名俗。父為金王

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

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間白言太后有女在

案本他姬室三格不提行

宋本褚先生室三格不提行
此以下至卷尾歸太僕畧加圈點

正義曰：此元成之間，褚先生之也。

王本提行與此同

正義曰：漢書武帝李廣利征大宛，國近西海，故號海西侯也。

正義曰：名臆，索隱曰：李夫人李延年之弟，漢書云：李延年之弟，漢書云：李延年之弟，漢書云：李延年之弟。

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

家。武帝乃自往，逆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

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北面西頭門。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

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

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亾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

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亾匿內中牀

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噯。

索隱曰：烏責失聲驚愕貌也。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

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

正義曰：武帝道上詔令通名狀於門，使引入至太后所。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

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

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泣下，女亦伏

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

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

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

修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修成子仲，女

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為淮南王安太子妃也。此二子非劉氏

之。以故太后憐之，修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

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

正義曰：括地志云：橫橋本名橫橋，在渭水，上在雍州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按此橋對門也。

索隱曰：金氏之子也，名仲者，與大外祖氏同字，恐非也。

千石也。崔浩云：列卿已上秩石，皆正二千石，則是真二千石也。婕妤秩比列侯，常

從。婕妤遷為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竝幸，有

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

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

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

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

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

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

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

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

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

見疾。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鈞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武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

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後居鈞弋宮，號曰鈞弋夫人。列仙傳云：發手得一玉鈞，故號焉。昭帝即位，追尊太后父趙父為順成侯。得幸武

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

帝立時年五歲耳。徐廣曰：武帝崩年正衛太子廢

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

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

畫

畫

畫

畫

宋本褚先生接上文

畫 宋本

史記 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

七

黃圖云鈞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云宮在真門南廟記云宮有千門萬戶不可記其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鈞弋宮在長安城中門名堯母門也索隱曰此褚先生之記漢書云元始三年生昭帝又誤按元始當作太始也

其云二千石不滿二千蓋天九百耳此崔氏說今無引而解之

索隱曰三輔故事云昔甘泉宮南後昭帝起建章宮三千里漢武故事云既殯香聞十里上疑非常人發棺無尸衣履存焉

禮記注疏曰 禮貴夫婦 易敘乾坤 配陽成化 比月居專 河洲降淑 天曜垂軒 德著任姒 慶流娥嫫 建我夫麻 斯道克存 呂權大寶 實善言言 自茲已降 立嬖以恩 內無常主 後嗣不繁

盡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

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

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

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宮秦之甘泉宮在雍州雲陽

縣西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陵漢鈞弋夫人陵也在雲陽縣西北武帝末年殺夫人殯之而尸香一日昭

帝更葬之棺但存絲履也宮記云武帝思之為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

時乃封識其處。其後帝閒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

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

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

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

聞呂后耶。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

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

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為武。豈虛哉。

史記外戚世家第十九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第十二册史世家十九凡九字 葉數一至六凡六葉

十里秦始 作甘泉宮 長安三百里 帝以來祭園 丘處也 五十八里孝武 帝鈞弋趙婕 妤昭帝之母 齊人趙婕少好 清靜六年卧 病右手捲飲 食少望氣者 云東北有貴 人推而得之 到妾色甚佳 武帝持其手 仲之得玉鈞 後生昭帝

縣東南高祖取其山而王次兄仲於代徐廣曰次兄名喜字仲以

六年立為代王其年罷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

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索隱曰漢書云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

也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索隱曰漢書名郢客夷王四

年卒子王戊立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

姦削東海郡索隱曰漢書云私姦服舍中姚察云姦於服舍非必宮中春戊與吳

王合謀反其相張尙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尙

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

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饑吳王走楚王戊自殺徐廣

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吳廣

曰德侯名廣吳王濞之弟也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

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

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

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

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經立襄王立十

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

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謚

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卒正義曰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何齊謀反延壽自殺立三十

二年國除地節是宣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年蓋褚先生誤也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謚曰幽幽王以憂

飢宋本王本

漢書句觀

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甯陵縣西七十里州即梁城至昌邑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有梁北故城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也

王子王本作三子索隱曰王太史公記王純為國人告反國除蓋延壽後更封至十九年又謀反誅死故不同也正義曰年表云都邯鄲

歿故為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趙王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王正義曰河間今瀛州立三十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晁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建德相名遂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

史失姓也

漢邊藥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趙幽王絕後

正義曰邯鄲洛州縣也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亾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申公名培王戊胥靡之趙任防與先生文及漢書不先防與先生蓋當時賢人故太史公則引以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亾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趙亮傳曰趙人防與公也索隱曰此及漢書雖不見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知爭逐或別有所見故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贊

楚元王世家第二

宗隱述贊曰
漢封同姓楚有令名
既滅韓信王失彭城
穆生致醴韋孟作程
王戊棄德與吳連兵
太后命禮為楚罪輕
文襄繼立世挺才英
如何趙遂代殞厥殷
興亡之兆所任宜明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第十二册世家二十九凡八字 葉數七至八凡二葉

亦泚其婦壽長言也之河...
乎非其亦其內惡新用之婦壽矣安或亦出令亦因
公... 豈有篡謀之難為天不野姑買入乎買人
如... 豈有篡謀之難為天不野姑買入乎買人
申公... 豈有篡謀之難為天不野姑買入乎買人
文... 豈有篡謀之難為天不野姑買入乎買人
太史公曰... 豈有篡謀之難為天不野姑買入乎買人
王... 豈有篡謀之難為天不野姑買入乎買人
史記卷之五... 豈有篡謀之難為天不野姑買入乎買人



史記卷之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

漢書賈高帝從父兄

初起時漢

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

師古曰司馬欣之國

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臯北渡河得張耳韓

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

白馬津入楚地

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

燒其積聚以

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輒壁

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

陵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

正義曰今壽州

還至使人間招楚

徐廣曰固陵在陽夏正義曰括地志云固陵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壽春縣是也

正義曰年表云都吳也索隱曰班固漢書則班固或別有所見也又曰塞即桃林之塞

黎陽一名三十里按賈從此津南過入楚地也

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
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

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索隱曰共敖子共尉已死以

臨江為南郡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

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

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

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五

十二城索隱曰表云劉賈都吳又漢書以東陽郡封賈東陽即臨淮故云王淮東高祖弟

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正義曰淮以西徐泗濠等州也因立子

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

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索隱曰地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為布軍所殺高祖自

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索隱曰地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為布軍所殺高祖自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索隱曰楚漢春秋田子春高帝三年澤為郎中

說張卿云劉澤宗家也按言宗家似踈遠矣班固當別有所見

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營陵侯索隱曰營陵故城在青州北海縣南三十里

曰縣名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干營陵侯澤

在海北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服虔曰以計畫干之也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

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日

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為與也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

與文穎曰不得與汝相知

史記 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

宋本燕王接上
空一格

正義曰南郡今荆州也陳今陳州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西北四千里蓋此縣也

六十里

正義曰括地志云營陵故城在青州北海縣南三十里

文穎曰以畫得龍也索隱曰兩家之義並通

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徐廣曰名澤

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許往田生盛

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

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索隱曰此

例同今吕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索隱曰雅訓

素心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功至大又親戚太后

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吕弱太后欲立吕產為吕王王

代太后又重發之鄧展曰重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

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吕已

王萬戶侯亦卿之有正義曰高后紀云太后心欲之

而卿為内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

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吕產為吕

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

受因說之曰吕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

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索隱曰缺音决今卿言

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吕王益固矣張

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

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畱出關太后果

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

少諸吕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索隱曰漢

田生以私
思小德幾
亡漢室小
人誤國徃
亦如是

漢書音義曰
澤王齊為齊
王所却不得去
乃說王求諸侯
師齊具車送
之不為本齊
合謀也

非如他一切訓
權時也
如高祖曰呂公知
高祖相賞以安
妻之推轂使
為長者贊曰
謂諸呂共推
轂高祖征伐
成帝業雅正
意也

駟案如高曰
閻人也

書齊王傳云使祝午劫琅邪王至齊因留琅邪王不得反國澤乃說求入關齊乃送之與此文不同者劉氏以爲燕齊兩史各言其主立功之迹太史公闕疑遂各記之則所謂實錄

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

長安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爲

天子天子乃徙澤爲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

李奇曰日本齊地分以澤王燕二年薨謚爲敬王傳子

嘉爲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好生子男一人奪

弟妻爲姬與子女三人好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

令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令郢人

以告之○索隱曰小顏以爲定國欲有所誅

殺餘臣而肥如令郢人乃告定郢人等告定國按告定國也按地理志肥如在遼西

告諸朝也故定國殺以滅口而郢人兄弟上書定國

稱復肥如燕屬邑欲誅殺臣卽謂郢人註解誤

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

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

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

國自殺國除爲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

屬跡然以策爲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

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爲偉乎

索隱曰謂先發呂氏令重而我亦得其功

是事發相重也偉盛也蓋盛其能激發也

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索隱曰跳他同反脫獨志也音條謂疾去也

如淳意以肥如亦臣名令郢人以告定國也

索隱曰謂田子春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乃恐大臣疑懼澤卒得王故爲權激諸呂也

索隱述贊曰
劉賈初從首定三秦
既渡白馬遂圍壽春
始迎黥布絕周周殷
賞功非土與楚為隣
營陵始爵勳由擊陳
田生遊說受賜千金
權激諸呂事發榮身
徒封傳嗣亡於鄂人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板心第廿二册史世家二十一凡九字葉數九至十凡二葉

太史公曰陳王王也由黃昏安夫不朱葉好隱賈
國有難則創必假
人其來也上書其言安國創事以也終費臨軍秦
史記卷之五十一

荆燕世家考

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

事發相重謂諸呂變作而澤能舉兵入討又與羣
臣共立代王是與內朝相倚重也晉灼索隱之說
皆非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

史記卷之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肥宋本下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

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

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

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

索隱曰謂不為君臣禮而亢敵如家人行

兄弟之禮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

史勲計獻城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

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

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

正義曰年表云都臨淄

索隱曰謂其語者及名物其於楚魏云此時人多流亡故使齊言者皆遵齊王

齊王是兄

乃

故太后怒

正義曰括地志曰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按後為郡也

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名便不正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

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索隱曰舅謂舅父猶姨稱姨母

齊相召平聞之索隱曰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別人也功臣表平子奴

以父功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封黎侯

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

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

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

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

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

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

事齊王不敢離兵索隱曰服虔云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

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

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

留瑯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

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

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

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

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

召平奇男

此一出妙甚天下事大定矣又壯灌將軍之膽

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

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

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

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

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

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正義曰琅邪郡封劉澤濟南郡以為呂王奉邑城陽

為魯元分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

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

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

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

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

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

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

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

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

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

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

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

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

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

連和妙

王遂為與議之首

三趙王正義曰王友梁王恢也從燕趙並高祖子也又曰梁王恢從趙分滅無後也南琅邪城陽并齊為四也又曰小顏云年幼也此之於財謂之富也

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

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
 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
 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
 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
 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
 而後救火乎索隱曰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啓家因退
 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
 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索隱曰罷
 謂不罪而放遣之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乃魏勃少時
 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

此蓋舊俗之言

索隱曰妄庸劣之人

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索隱曰姚氏云物怪
 物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
 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
 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始悼
 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
 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為孝文帝孝
 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
 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
 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
 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

郡正義曰今濟州立東牟侯為濟北王。二年濟北王

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

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為列侯。正義曰齊文王立十四

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

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

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

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邛為膠西王子。

雄渠為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

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

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

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

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

路氏譜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

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

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

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

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

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

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

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母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

七王索隱曰謂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印膠西王辟光濟南王賢菑川王章城陽王雄渠為膠東王

史失名故言姓及官顧氏印五副反

平陽侯等兵至齊。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簡侯曹奇擊破三國兵解

齊圍巴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

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

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是為懿王

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

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

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

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

長女紀翁主入王宮。索隱曰如淳云諸王女云翁主稱其母姓故謂之紀翁主正

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

主姁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索隱曰謂王皇太后武帝母皇

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太后憐之修

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

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

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為甲即事成幸

言偃女願得克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

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乃一作及

為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

為者乃欲以女克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

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

正

主父偃與萬石君姊鼓琴同見

張晏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

索隱曰重貴寵及謂欲世寵貴於王宮

此皆十人
大節處何
堪潦倒

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
女齊事事浸滯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
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
市租千金索隱曰市租謂賣物出租日得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
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踈乃
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
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
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
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
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

言齊人眾而富也

偃自取

出廢齊恐其漸踈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
短索隱曰謂偃挾齊不娶女之恨因言齊之短為輕重之辭天子亦既囚偃公孫
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
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母後國入于漢齊悼
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
齊為悼惠王家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家園邑
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齊悼惠
王子年表云都莒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
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
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

蓋言臨菑富及吳楚孝王時事是也

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

索隱曰當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正義曰年表都陳也

南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為

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九年

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為荒

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

徐廣曰恢立於甘露二年

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

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至

天漢四年六十七年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

正義曰都濟州也

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

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

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城陽

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太

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

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

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

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

慎哉

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

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

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

張晏曰柴武

王自殺地入于

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

索隱曰地理志安都關

都侯志為濟北王

正義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

十一年吳楚

文帝遣將用兵窅然無聲武帝則雷奔電動矣

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

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正義曰以勒侯孝文十六

年為濟南王索隱曰勒漢書作劫皆音十一年與吳

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于漢菑川王

賢齊悼惠王子年表云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為菑

川王索隱曰武城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

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都

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母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

三十五年卒謚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

卒子遺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

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

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正義曰亦褚膠西王卬齊悼

惠王子年表云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正義

日括地志云昌平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

入于漢為膠西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年表云

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東王正義曰白石故城

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為膠東

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

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

都濟南郡

正義曰武城在青州壽光縣西三十一里

按地理志正義曰武城貝州縣

正義曰卬五即及年表云都高苑括地志云西苑故城在淄州長川縣北四里

六十二里

按卽墨故城在萊州膠東縣南六十里白石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金城

索隱述贊曰
漢矯秦制樹屏自疆
表海大國志封齊王
呂后肆怒乃獻城陽
哀王嗣立其力不量
朱虛任漢功大策長
東牟受賞稱亂貽殃
膠東濟北雄渠辟光
齊雖七國忠孝者昌

及後分裂固其理也。按此天柱同數以與萬里之

太史公曰故齊大國無疆齊與惠王以新內齊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板心第十二册世家二十三凡九字葉數十一至十五凡五葉

以百不其文帝十六年高祖東王

六十東公祖西王東王華渠齊悼惠王子

以呂平封文帝十六年高祖西王

至東公祖西王東王華渠齊悼惠王子

史記卷之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考

齊世家并列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諸國者蓋由齊分封也

西馳見齊王

西當作迺

盡以王悼惠王子凡七王

太史公叙齊七王封國始末其始總書曰以所封

悼惠王子分齊為王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

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邛為膠西王子雄渠為膠

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其中又總書曰乃立孝王

太子壽爲齊王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服誅
徙濟北王王菑川其末列書曰城陽景王章曰濟
北王興居曰濟南王辟光曰菑川王賢曰濟北王
志徙菑川曰膠西王邛曰膠東王雄渠及其興廢
之故

惠王十一年卒

史表七年卒

是爲荒王至十五歲卒

此三十五字乃褚生所續者

志亦齊悼惠王子

今本亦作以非也

是爲頃王至十一歲卒

此四十四字亦褚生所續者

此四十四字亦在... 今本亦在... 以共也

史記卷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

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以文昂精而生典獄制律

無害為沛主吏掾

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索隱曰漢

書云何為主吏王吏功曹也

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

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

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索隱曰奉音扶用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

張晏曰何與共事修辨明

何乃給泗水卒史

文穎曰泗水郡卒史○索隱曰如淳按

事第一最居第一

蕭相國無好客之名而所得力于賓客甚多足見相譽

如言公平... 索隱曰... 何與... 共事... 修辨... 明... 泗水... 郡... 卒... 史... 何... 乃... 給... 泗... 水... 卒... 史... 事... 第... 一... 最... 居... 第... 一...

出處

圖籍收而
凡三代以
來治平之
畧俱在焉
豈但知戶
口凡塞哉

數事俱國
家大計故
詳之以見
相業大端

已後俱載
鄒侯自定

索隱曰贊云今南陽鄒縣
頌氏云南陽郡名也本康
地理志云魏武帝建安中
分南陽立南鄉郡晉武
帝改曰順陽郡是也

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

何常為丞督事索隱曰何為丞常監督庶事也沛公至咸陽諸將皆

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

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

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

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

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

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

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

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

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

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

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

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

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

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

必益信君於是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

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

蕭何功最盛封為鄒侯文穎曰音贊贊曰今南陽鄒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

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讚所食邑多功臣

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

謂高祖起沛

索隱曰走音奏奏者趨向也

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為

索隱曰轉劉氏音張總反漕水運也

今多呼嗟讚亂也

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漢書作縱放也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

白雲先生曰發蹤指示四字於何未切當當歸子房

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

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罪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

撓王本作撓應劭曰撓也索隱曰音女教反

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

索隱曰功臣表鄂千秋封安平侯

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

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

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

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

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

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

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

鄂千秋尚
遺薦淮陰
收圖藉二
大功

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

邑封為安平侯徐廣曰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

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

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

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

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

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

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

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

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

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

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

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

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

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

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

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

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楊慎曰常上

富貴功名
中人弔客
其不可少

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棄市國除正義曰括地志云澤州安平縣本漢安平縣

亦有險

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貸以自汙。

正義曰：貫音世，又食夜反。賒也。下天待反。

上心乃安。於是

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

夫相國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人田宅以為己利。民所上書皆以與

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

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為禽獸食。索隱曰：苗

子還種田，人留橐入官。○按何方聽客自汙，乃遠忘前謀為民請苑，上益懼其得民故繫之，非以利賈人也。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

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

李斯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

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

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

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

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

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

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

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

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

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

故云乃利人也，所以令相國自謝之。

索隱曰：李斯歸惡而自子，是分過也。

韋昭曰：用意淺。

內自訟語
有帝王之
識

休矣。相國為民請死，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非百步。謚為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

正表曰：括地志云：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三十七里。徐廣曰：功臣表：蕭何以客初起從也。

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第十二册史世家二十三凡十字 葉數十六十七十八凡三葉

索隱述贊曰：蕭何為吏文而無害及佐興王舉宗從沛關中既守轉輸是賴漢軍屢疲秦兵必會約法可久收圖可大指歟發蹤其功實最政稱畫一居乃非泰繼絕寵勤式雄攝帶

一

史記卷之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考

蕭曹張陳周世家皆列傳體也

常辨之

辨當作辦

上來以聞關中事○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

兩關中事是前後呼應文法漢書不解去其一

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

漢書奉作秦

其書奉於秦

臣及之秦奉出無流與之更故

兩關中車及前符和與文去其書不難去其一

上來以問關中車。上以此事與臣同關中車

織當於

帝贊之

蕭曹張劉周世...

蕭曹張劉周世...



